

爱的心酸泪

石地 著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爱的心酸泪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ISBN 978-7-89900-269-8

出版时间：2015 年 11 月

总 策 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 kf@mail.wpcsh.com

电 话：010-58110486

传 真：010-58110456

版 次：2015 年 11 月 第 1 版

字 数：70000

定 价：2 元

ISBN 978-7-89900-269-8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8

第一章

他到了家。房门半掩着，他推开门进去。母亲立在方桌前洗衣服。他一看便知道旧洋磁脸盆里面泡着的正是他的罩袍。

“宜，你回来了！”母亲惊喜地说。

“我累得很，”他喘息地答道。接着他苦笑地对她说：“妈，你还在给我洗衣服！我不是说过拿给外面洗衣服的大娘去洗吗？”他把书桌前的藤椅掉转方向在它上面坐下来。

“包月洗要八百元一个月，太贵了！横竖我在家里没有事做。我不比树生，她可以到外面去挣钱，”母亲发牢骚地说。

“树生回家来过吗？”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母亲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回答：“她没头没脑地发了一顿脾气又走了。我看她越来越不像话。你也得管管她。像她这种脾气，我实在伺候不了。我想等你身体好一点，我要回昆明去住一个时候。唉……”（她改换了语调叹一口气）“我离开云南二十多年了。我二哥他们不晓得老到什么样子……”她的眼睛里开始闪着泪光。

看见母亲的眼泪，他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自己也就想哭了。他连忙安慰她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你的儿子——”

不等他说完她便插嘴说：“是啊，她不过是你的姘头。她动不动就说走。其实她走了倒好。她走了，我另外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来。”

母亲的这句话激起了他的反感，他不敢反驳，却用不安的声调说：“我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钱来结婚？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会有人嫁给我？”他苦笑了。

“养不活，怕什么！这个年头哪个有良心的人活得好？拖也好，挨也好，我们总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就连妻子、儿女都不要了！”母亲愤慨地说。

“不过我实在离不开树生，结婚十四年了，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他痛苦地说，话还未说完，他觉得一阵头晕，就把藤椅放还原，将头靠在书桌上。他像睡着了一样，半天都不出声息。

母亲走到他的身旁，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眼光看他。”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她低声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她又唤道：“宜。”他应了一声，却不抬起头来。

“你到床上去躺躺吧，”她柔声说；“她会回来的，你何苦这样难过。”

“我不是为了她的事情，”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她会回来，我知道。我先前还看见她。”

“你看见她？她去公司找过你吗？真不要脸！还好意思向你告状！”母亲气红脸，离开他走一步，大声说。她恼怒地想：这个女人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他痛苦地看了她一眼，皱着眉头说：“她没有讲什么。她……她不过说时局不……大好。”

“时局好不好，跟她有什么相干！”母亲所愤地说；“她要走，一个人走就是罗。做什么还要来害人！”

“妈！”他不能忍耐地叫起来，这太过分了！为什么她要这样恨树生？为什么女人还不能原谅女人？“她不走，她说过，她不走。她就要回来。”

“她回来？她还有脸见我？”母亲又惊奇又愤恨地说。

“是我要她回来的，”他畏怯地说。

“你还要她回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两手蒙住脸，好像在哭，她又取下手，站起来，自语似地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她咬牙切齿地说，仿佛就在咬那个女人的肉似的。她说完并不理他，马上走进她的小屋去了。

他的脑子里杂乱地响着各种声音。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在做梦。声音渐渐地静下来。他忽然明白了，立刻站起来，走进母亲的屋子里去。

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低声在哭。

“妈！”他大声唤道。她应着，翻身坐起来，泪珠从她的起皱的眼角落下。

“你还有什么话？”她哑声问道。

“妈，你不要难过，我不让她回来就是罗，”他立在床前，温和地说。

她用手帕揩了眼泪，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你这是真话？”她问道。

“妈，是真话，”他不加考虑地回答。

“那么你答应我了？”她不放心地再问一句“我答应你。你放心吧，”他望着他母亲的受苦的面颜，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他忘了自己，忘了病，也忘了他的过去和将来。

“只管你肯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看见那个女人，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过得！”她带着欣慰的口气说。她站起来。“其实她哪里会回来啊？我看她一定会跟着她的什么主任飞兰州的，”她露出一丝得意的口气说，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也消失了。她心平气和地走出她的小屋，回到洋磁脸盆前面，把她的一双变得粗糙的手伸进冰冷的水中去。

他带着苦笑跟在她的后面，默默地望着她搓洗衣服。他忽然觉得头发晕，眼睛发黑。心里难受得很，他差一点跌倒在地上。他连忙靠着墙壁，闭上眼睛养神。

母亲埋着头，看不见他这情形。她还在对他讲话。她说：“家里少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简单多了。……小宣这个星期一定要回来的。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妈从来不管他。……今天外面谣言更多，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却不管。这些年头什么日子我没有过过！未必还有更苦的在后头！……你公司里有什么消息吗？”

“啊，”他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应道：“没有，”他摇摇头。

“那么不会搬兰州……”她又说。

“好像要搬，又好像不搬，我不大清楚，”他答道，接连咳了几声嗽。

“怎么你又在咳嗽？你快躺下去歇歇吧，”她关心地说，她抬起头来看他。“你快去睡！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的病刚刚好一点，现在怕又要发作了，”她惊惶地说。

他一直咬紧嘴唇在支持着。但是他听见母亲的这几句话以后，他的精神的力量马上崩溃了。他并不回答她，却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倒在床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她惊问道，连忙走到床前来。

“我睡一下，我睡一下，”他喃喃地说。

“宣，你要当心啊。时局这样坏，你又病倒，叫我怎么办？”她有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带着哭声说。

“我不是病，我不是病，”他有气无力地说，接着他又咳了几声嗽，他的咳嗽空虚无力，很可怕。

“你还要说不是病！还不肯休息！要是真的再倒下来，你怎么受得住？”母亲着急地责备道，她的泪水顺着脸颊直流。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们这种贱骨头不会死得这么容易，”他吃力地、感伤地说。而其实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死”字。“死”使他悲观，使他难过。

“你不要说话，你先睡一会儿吧，”她忍住悲痛说，他说他盖上棉被。

“其实死了也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他自语似地说。

“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母亲愤恨不平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大开，树生回来了。

“怎么，宣，你又躺下来了？”她顺口问了一句，声音还是那么清脆，脸上带着笑容。

“我走累了，现在躺一会儿，”他连忙撑起半个身子答道。母亲看见树生进来，大吃一惊。她一张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羞和愤压倒了她。

“你睡你的，不要起来。我给你带来好消息：独山克服了，”树生望着他高兴地大声说。“这是晚报。”她把手里捏的一张晚报递给他。

“我们可以不逃难了，”他读完了那条消息放心地说：他想下床，可是他刚刚移动他的腿，身子就倒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

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就板起脸孔躲进小屋去了。“妈，”他在床上唤她，可是她连头也不回过来。

“让她去，让她去，”树生低声对她说，一面做了一个手势。

他摇摇头恳切地说：“这样不好。你看我的面上对妈客气点。你们和解吧。”

“她一直恨我，怎么肯跟我和解？”树生说，她仍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个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妻连忙走到床前，母亲立刻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女人都站在他的身边，齐声问道：“怎么又咳嗽啦？”

他侧起身子，咳着，喘着气，喉咙痒，心里难过。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们。

“你喝点茶吧？”妻说，他点点头。母亲却抢着去端了一杯茶来。妻看了母亲一眼，也不说什么。

他咳出了两三口痰，缓了一口气，接过了茶杯，喘吁吁地说：“我要死了。”

“哪里的话？你不要怕，过两天就会好的，”妻柔声劝他道。

“我不怕，”他摇摇头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满嘴腥气，我又在吐血。”

妻不由自主地朝床前痰盂里看了一眼。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仍然安慰他道：“吐血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上次吐血，不是吃几付药就好了吗？”

他感激地看了妻一眼，他说：“你自己就不相信中医，我这个病哪里是随便几付药就可以医好的？”

母亲不说话，埋着头在揩眼泪。妻似乎还保持着镇静，她继续温和地劝他：“就是肺病吧，也可以养得好。”

他痛苦地笑了笑，眼里还包着泪水。“养？我哪里有钱来养病？偏偏我们穷人生这种富贵病。就说要养吧，一睡就是三五年。哪里来的钱？现在你们大家都在吃苦。我还要乱花钱。”

“我可以设法，只要你肯安心养病，钱总有办法，”妻沉吟地但又是恳切地说，显然她一面说话，一面在思索。她两只大眼睛忽然一亮，她想起了陈主任刚才对她讲的那句话：“我们搭伙做的那批生意已经赚了不少。”她有办法了。她含笑地加一句：“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他摇头说：“我知道你的收入也不算太多，用处却不少。就说你能找到钱，我将来拿什么来还，我不能给你们留一笔债啊！”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妻劝道。“只要你能养好病，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万一我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地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石面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尖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

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吧。”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确实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宜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像一个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下头看他。

“宜，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

“我恐怕活不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吧。”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吧，”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吧，”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像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像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

“滚！”好！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对，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么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

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孩子的脸，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小宣！”她快要叫出声来。

“为了小宣——”她想。

“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

她又掉转头去看床上睡着的人。他仍旧睡得昏昏沉沉。他不会知道她这种种的思想，这人可怜的人！

“我真的必须离开他吗？——那么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吗？——他不肯治病，他完结了。我能够救他，能够使他母亲不恨我，能够跟他母亲和睦地过日子吗？”

她想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出来：“不能。”接着她想：没有用，我必须救出自己。……

飞机声打岔了她。声音相当大，一架中国战斗机低飞过去了。

她得到结论了：找陈主任去。他可以帮忙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她兴奋地把头一昂，她觉得浑身发热，心也跳得很急。但是她充满勇气，她不再踌躇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手提包，走出门去。她已经走到门外廊上了，忽然想起他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她不放心的，便又推开门，回到房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好。

她刚走到他的床前，忽然他在梦中发出了一声哭叫。他唤着她的名字。她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事？什么事？”她俯下头去。

他向外一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抓她的手。她把右手送了过去，他抓到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他低声呻吟着。再过三四分钟，他睁开眼来。他的眼光挨到她的脸，就停住不动了。“你在这儿！”他惊喜地说，声音软弱无力。“你没有走？”

“走哪里去？”她问。

“兰州去，我梦见你离开我到兰州去了，”他答道，“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多寂寞，多害怕！”

她打了一个冷噤，说不出一句话来。

“幸而这是梦，”他无力地嘘了一口气，“你不会丢了我走开吧？”他的声音颤得厉害。“其实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会多了，我看我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不仅声音，连他的眼睛也在哀求。

“我不会走，你放心吧，”她感动地说，她的心冷了。刚才的那个决定在这一瞬间完全瓦解了。

“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他感激地说；“妈总说你要走。请你原谅她，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怪脾气。”

这个“妈”字像一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惊呆了，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抖动，似乎有一个力量逼迫她收回她那句话，她在抗拒。

“谢谢你，谢谢你啊，”他很兴奋地说。“我不会久拖累你的。还有小宣，说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好好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你不要再说了，”她抽回她的手，略带粗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些话似乎是故意说来折磨她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畅快地哭一场，她仿佛受了多少的委屈。结果她还是坐在床沿上。

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

第二章

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

她站起来，短短地叹一口气，说：“你还是睡一会儿吧。

现在多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你应该认真治病啊。”

他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咳嗽。他接连咳着，好像有痰粘在他的喉管上，他在用力要咳出它来，可是他把脸都挣红了，却始终咳不出什么。

她轻轻地替他捶背，又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喝了两口，又咳起来。这一次他咳出痰来了。痰里带了点血丝，不过她没有看见（他也不让她有机会看清楚）。

“医生快来了吧，”她为了想安慰他，顺口说道。

“其实何必再看医生，白淘神，还要花钱，”他叹息说。

“我是为了妈的缘故。”

“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实了，”她关心地说，但是关心中还夹杂了一点埋怨。“你真不应该为了妈反对，就不进医院，就不用我的钱认真治病。你自己身体要紧啊！”她短短地叹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她知道母亲回来了，一定是跟医生一块儿来的。她便走到方桌前在一个凳子上坐下。

于是门被推开，母亲伴着张伯情医生走进来。医生向她和他打招呼。仍旧是那张和善而又通世故的脸。仍旧是那样近于敷衍的诊断。

“他不过是在拖着他挨日子啊。他哪里能治好他的病？”她想道。她略略皱着眉头。

“不要紧，不要紧。多吃两付药就会好的，”医生很有把握似地说。

“我看这是肺病吧，”他胆怯地说。

“不是，不是，”医生摇头道。“是肺病还了得。肝火旺。

吃两付药，少走动，包你好。”这个老人和蔼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送走医生时，母亲还接连地感谢道。妻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我看用不着去捡药了，”他忽然说。

母亲正拿着药方在看，听见他这句话，便惊问道：“为什么呢？”

“我看吃不吃药都是一样，我这种病不是药医得好的，”他断念似地答道。

“哪有药医不好病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折好了药方。“我去给你捡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

“你身边钱不够吧？”他问道。

“我这里还有钱，”妻马上接嘴说。

“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妻红了脸，眉毛一竖，但是哼都不哼一声，就走到窗前去了。

“妈，你拿一千元去吧，我今天借支了薪水，”他说，一面伸手在自己的衣袋里掏钱。

“你把伙食钱扯了，还是要填补的。

刚才请医生已经扯过钱了。”

“你放心，我有钱，我另外找了点钱，”母亲说。

“你在哪里找的钱？……我知道，你一定把你那个金戒指卖掉了！”他说。

“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母亲解释地说。

“那是爹送给你的纪念品，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卖掉啊，”他痛苦地说。

“横竖我跟你爹见面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它都是一样，”母亲装出笑容回答道。

“不过你就只有这一件贵重东西，现在连这个也卖了。这是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你。”

他带着悔恨地说。

“事情既然做过了，还说它做什么？你好好地养病吧。只要你身体好，我就高兴了，”母亲说罢，不等他讲话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妻仍旧立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屋子里只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他的脑子不肯休息。他睡不着，他感动地说：“妈也很苦啊。她为了我连最后一件宝贝也卖掉了。”他的话是说给妻听的。可是妻静静地立在窗前，连头也不掉过来。

19

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继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悉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呻吟。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

“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着，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吧，”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款。总不会饿死吧，”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的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吧。”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像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想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吧，”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的说。

“宜，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大笔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喘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吧，”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吧。”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你会讨好他。好吧，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像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但是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吧。”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去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战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吧，”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吧。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吧。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天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吧？”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另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你走……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 T. B. 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了起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

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吧，”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吧。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客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吧，”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吧，”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采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儿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吧，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战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

肺病，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吧，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像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

“你谢来吧，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

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第三章

20

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像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吧？”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嗽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嗽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像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吧，”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进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

“我耽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回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挨日子。不论是快，或是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像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吧，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

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

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像大人，尤其是像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书埋到书上去。

“他好像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吧，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像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像一个小孩。他就像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像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宜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宜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像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21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像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像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